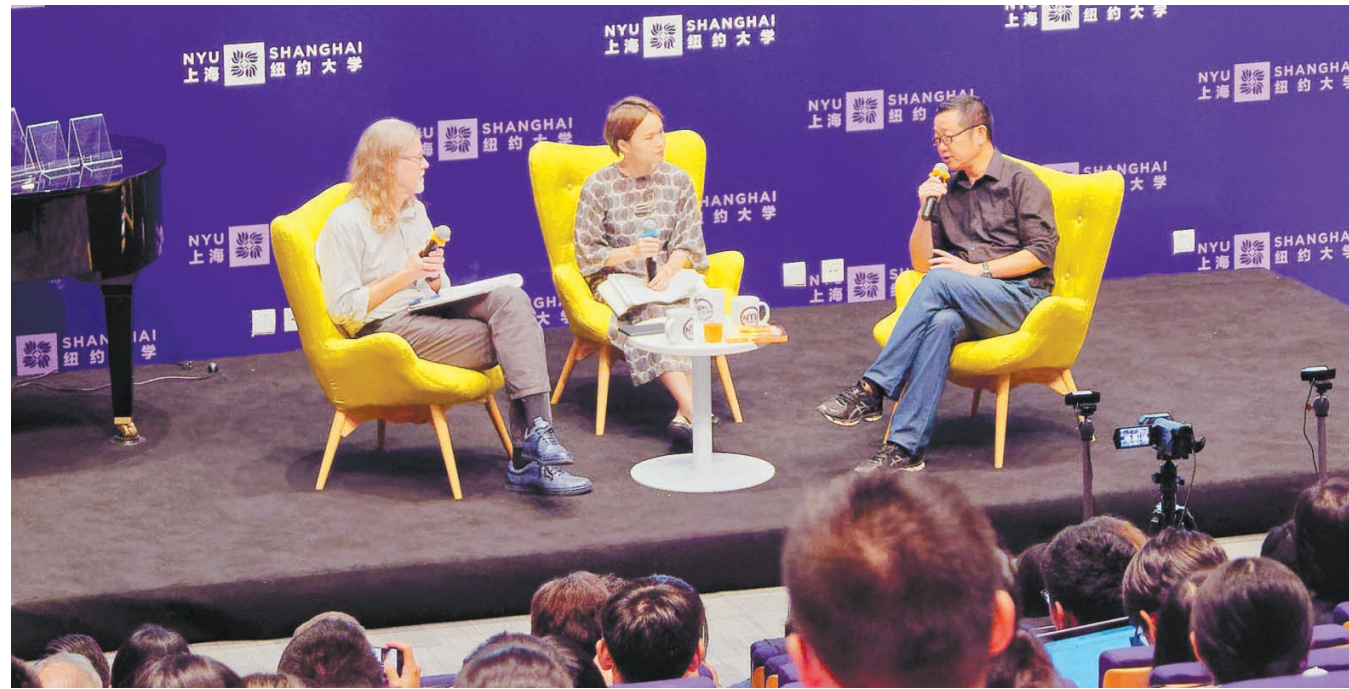


雨果奖获奖小说《三体》作者做客上纽大

刘慈欣：制止探索比探索未知更危险



刘慈欣为上纽大师生签名。



刘慈欣与谢尔顿·布朗畅聊中国和世界科幻小说。 □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



朗诵荣获“雨果奖”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选段、幽默回答提问、耐心为学生签名……日前，被誉为“中国科幻第一人”的科幻作家刘慈欣走进上海纽约大学，与该校交互媒体艺术项目客座教授谢尔顿·布朗展开对话。

畅聊“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21世纪科幻小说”的对话主题之后，刘慈欣表达了对“星辰大海”的向往：“比起探索未知带给人类的风险，阻止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风险，才是最值得人类警觉的危险。”

■本报记者 曹之光

谈东西方科幻差异
共性大于差异

当日，一身黑色衬衫配蓝色牛仔褲的刘慈欣，看上去更像一个“理工男”。“坦率地说，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儒家、道家等中国文化的影响。”这是刘慈欣对谢尔顿·布朗教授关于其作品文化背景问题的回答。他的快言快语，把400多名师生听众都惹笑了。在这场对话中，刘慈欣常常跳过翻译自行作答。

刘慈欣表示，他并不是因为喜欢文学才成为科幻作家，而是以一名科幻迷的身份成为科幻作家。他坦言自己深受20世

纪中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家影响，并把自己所有的作品称为“对阿瑟·克拉克的拙劣模仿”。

“对中国人来说，科幻小说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任何科幻成分的。”刘慈欣认为，尽管很多人认为“假师造人”，诸葛亮发明“木牛流马”的故事是科幻，但在在他看来，它们都属于奇幻范畴。科幻和奇幻的差别，就在于科幻描写的是“超现实”，而奇幻描写的是“超自然”，这反映出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思维方式。

刘慈欣认为，正是因为科幻文学的舶来品属性，东西方科幻的共性，远大于它的差异，这与传统文学十分不同。然而他也指出，因为西方科幻作家群体客观上的

基督教文化背景，所以东西方科幻作品也存在不同：“对西方人来说，克隆人、创造生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但在东方文化中并非如此。”

谈科幻能否预测未来
是排列而非预测

“我觉得科幻小说能够预测未来的说法，或多或少是一种误解。”再一次“反驳”之后，刘慈欣就科幻小说的作用，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：“科幻小说是把未来的各种不同可能性，全都排列出来。我用文学语言表现可能发生的未来，并请大家前来鉴赏。”

刘慈欣提到了两本以年代为书名的著名科幻小说：在《1984》中，1984年的地球统一为两个国家。而《2001太空漫游》中，人类已在月球上建立了永久基地，并且还成功登陆木星。“无论1984年还是2001年，都已经是过去时了。但它们和真实的历史有什么相似之处？”他觉得，这是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。

刘慈欣表示，如果一名读者有足够的科幻小说阅读量，那他就会发现，真实预测未来的科幻小说几乎找不到。因为科幻作家单纯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，他往往会把“最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”写出来，因为这样才让人印象深刻。然而，一旦排列出了足够多的可能性，那么总有科幻小说中的内容会变为现实：“就像一块坏掉不走的表，一天总有两次是对的。”

谈知识是否存在禁区
制止探索比探索未知更危险

“尽管科学探索确实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，但我不认为存在着人类不应涉足的知识禁区。”刘慈欣表示，比起探索未知带给人类的风险，阻止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风险，才是最值得人类警觉的危险。

在刘慈欣看来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便利生活条件，未来更将一步步变成今天人类观念中的“乌托邦”。然而人类习惯坐享其成，就容易陷于安逸并放弃探索，“乌托邦”就成了“反乌托邦”。“一旦人类跌入到技术的安乐窝里，大概就很难再爬出来，我们或许会在‘温柔乡’里走向毁灭。”他说。

“如今人类的经济发达，生活富足，但似乎太空探索就滞后了。”自称“理性的乐观主义者”的刘慈欣认为，从加快拥抱“星辰大海”开始，如果人类能够做对选择，那就应对风险和危机，去拥抱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聚焦东艺·缤纷舞台



东方艺术中心2018演出季揭幕

两场电影交响音乐会打造震撼视听盛宴

9月14日午夜时分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内爆发出热烈掌声与喝彩声……《泰坦尼克号》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国内音乐厅的首秀圆满落幕。而就在前一晚，全球首演的《英国病人》电影交响音乐会同样令所有观众惊艳不已。

让观众津津乐道的，不只是两部获奖无数、早已成为影史经典的影片本身，也不只是星光璀璨的演员阵容、记忆深刻的故事情节、耳熟能详的优美配乐，更不只是长达近四小时的观演历程，而是第一次在音乐厅内体验这样的观影观演方式。幕休和散场时，你随时都能在观众群中听到“出乎意料”“太震撼了”之类的赞叹。

既复古又新潮的风尚

以现场乐团演奏为电影画面配上音乐，这是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前默片的常见呈现形式。随着电影制作与放映技术的不断发展，IMAX巨幕、杜比视界、环绕声、全景声等技术，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体验一再推至新高度。尽管如此，对于那些与电影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经典配乐，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一当今世界现场呈现电影音乐最新潮的方式，可以说是无可取代的。

如果把电影交响音乐会，简单地理解为放映电影或演奏配乐，那显然是不准确的。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，不亚于一次对电影声音部分的二度创作。电影公司官方正版授权所提供的片源、音轨部分经过重新制作，才能适用于电影音乐会。除了保留原本的对白、声效和部分预录背景音乐外，整部影片从片头电影



《英国病人》和《泰坦尼克号》电影交响音乐会现场。 □东艺 供图

公司标志出现开始，直到演职人员表的字幕结束，过程中所有的音乐全部皆由现场交响乐团、歌手、合唱团的同步演绎，原声重现。

为了还原《英国病人》中篇幅不小的爵士乐，舞台上除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家，还额外增加了一组爵士乐队来负责这一部分音乐的表演。参与《泰坦尼克号》音乐会演出的不只有80人的大编制交响乐团，还有一支50人的童声合唱团，而担任爱尔兰风笛和哨笛演奏的，更是当年参与电影原声录制的埃里克·里格勒。除了台前的指挥、独唱、独奏家，幕后的视频放映师、调音师、灯光师等技术团队也都是海外班底。包括指挥恩斯特·范蒂尔在内的海外团队提前抵沪，与乐团进行了三整天的排练合成，保证有最好的现场演奏效果呈献给上海观众。

难怪有观众写下了这样的评论：“电影原声交响音乐会是当今世界现场呈现电影音乐最新潮的形式，感谢东艺这么有眼光，能让申城爱乐者体验如此美妙的音乐氛围！第一次看音乐会看到子夜时分，但依然很兴奋。特别是风笛手、哨笛演奏家埃里克·里格勒原汁原味的演奏是本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。《泰坦尼克号》已经是N多年没看的电影了，如今重温一次依然震撼。为台上参与表演的上海爱乐乐团喝彩，那些担任合唱的小伙伴们更是不简单。”

应对挑战呈现完美体验

如此高配置的台前幕后阵容之外，这两场演出的舞台技术也是投入了相当大的代价。

细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，两场演出中，几乎每一位乐手身前都有一支话筒收音，为了将现场演奏和电影画面、原声音轨真正做到“视听合一”，整个舞台上布满了100多支独立话筒。调音师根据实际演奏的现场效果，实时进行调整，使得音乐演奏和其他声音既清晰可辨又自然融合，在听觉上将配乐的丰富层次展现到极致。而要在建筑声学专门为自然声演出所打造的音乐厅内，进行如此规模的电声扩音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，一旦调音有所偏差，听上去便是“一场灾难”。可以说，每场电影交响音乐会都是独一无二的版本。

从幕后的视频放映师、调音师、灯光师，到台前的指挥、歌手、演奏家，都要保证音乐的起止、节奏快慢与电影画面严丝合缝。

视觉上，为了达到最好的放映效果，此次演出使用的是一块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标准银幕，比一般小影厅的银幕要大出不少，坐在音乐厅最后一排的观众看银幕画面也不会觉得小。同时，放映采用了两台高达25000流明的超高清投影机，无论是荒漠飞沙还是蔚蓝深海，确保任何场景的画质清晰，具备令人叹为观止的亮度、深邃的暗部细节和鲜亮的颜色渲染，远远超过普通影院的放映水准。

有观众这样评价现场的感受：“第一次体验现场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放映，重温《英国病人》，常看常新。震撼的音效让本就完美的电影配乐发挥出十二分魅力，汉娜看壁画的戏，凯瑟琳‘愿一片土地没有国界’的诗，真是美哭了！令人回味无穷的三个半小时，不虚此行！”